



合參  
講

詩經正解

小旻之什

十八

505  
18



同會  
攻印

甲子  
號 205  
卷 18

詩經正解卷之十八 小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右

彙輯

門人

湯玉海思  
童嘉駒幼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小旻之什二之五

○小旻章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全首通詩上五章皆刺王惑于邪謀而不能用善末章則言已懼禍之深也。上五章析言之。一章言君不用善謀而惑于邪謀也。二章言

詩

經

卷

之

一

八

小人共違善謀而惑君以邪謀也。三章言謀之不斷而憂其無成。四章言謀之不善而憂其無成。五章言非無善謀但王不能用耳。總以謀猷回適句作主。而歸咎于王之不斷。中間極陳亂世謀夫之象。滄章言小人喜同而惡異。我龜章言小人爭智而讓過。哀哉。章言小人忽大而爭細。正所謂謀猷回適也。○全詩刺王而不露一王字。即疾威之布亦托之于天。此其立言渾厚處。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適。何日斯沮。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邪回適。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合參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若謂謀之得失。國之治亂。關焉。斯固不可以不慎也。今之為謀。抑何不善之若是乎。

彼幽遠之旻天。本仁覆憫下者也。今如何疾威敷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乎。謀之善者所當從也。乃不能斷以從之。謀之不善者。不當從也。反惑以用之。謀猶回適如此。則國事日非。危亂立至矣。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豈待謀之既敗。而禍之既至耶。抑講此章上四句。是咎王為謀之僻。下正指其為謀之僻。而深憂之也。旻天二句。無所歸咎之詞。謀猶邪辟言其心術不正。好惡不公也。謀之臧不臧。主成事債事言。謀臧者。即下文具五事之善。而有先民之程。大猶之經。可以康國庇民是也。不臧即爭淺末之言。而妬國害民者是也。謀猶謀字屬王。謀臧及下謀之之謀。皆指眾人說。謀猶二字有辨議論曰。謀由是見之。施行曰。猶曰。不臧曰。覆用。便是不能斷以從善。我視二句。即有末章喪亡之禍所伏意。故詩人視而憂之。○豐城朱氏曰。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此之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滄滄 吸 訛訛 亦孔之哀 謀之其臧 則具是違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音抵叶都黎反

賦也。滄滄相和也。詛詛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伊于胡底。夫王之謀猶所以回適者何哉。正由小人在位。方其意氣之相加。則滄滄然而面以相和。及其心志之不孚。則詛詛然而肯以相詆。小人之情狀如此。則足以煽搖乎國。是蒙蔽乎主。聽此正國家之大可慮。而時事之大可哀者也。惟小人之情狀如此。故于謀之善者。惡其與已異也。則俱指以為非而違之。謀之不善者。喜其與已同也。則俱指以為是而從之。是非淆于可否。善惡昧于折衷。謀之顛倒甚矣。我之謀猶亦何能有定哉。此所以蠱惑王心而王猶之邪僻者。職此小人道之矣。

抑講此章上二句。指小人阿比之可傷。下嘆其用猷之無定。正見其可哀也。總是言小人喜同而惡異。滄滄詛詛。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從來小人情狀如此。就是自家夥裏也。原有相知相詆。不必是黨同伐正。此尚未說到為謀上。國家有此小人。定然誤國。豈不

可哀。謀之四句。雖與首章謀臧二句意同。但首自王言。此自小人言。惟上有如是之君。故小人敢于收同。已而排異已耳。王之不從。覆用。正由小人先立一從違之幟。以黃鼓于君側也。謀之臧者。群然違之。而不知天下有公是。謀之不臧者。群然依之。而不知天下有公非。具違有相與排擠于君前。惟恐見用于君意。具依有相與汲引于君側。惟恐君不用意。兩具字。全從滄詛生來。衆口一詞。已成一雷同世界。或云。此四句。環主王者。昧于從違言。王于謀之善者。則皆違之。而不依于謀之不善者。則皆依之。而不違。與首章一例看。如此則詩人語意。未免重疊。且與註背未安。我視謀猷。即頂小人看。臧否不分。則折衷無定。故曰伊于胡底。○一說。滄滄詛詛。只議論多端之意。蓋一又之從違。既舛。則朝廷之物議自騰。不作小人情狀說。此論亦新。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叶疾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詩經卷之十八

于道

叶徒候反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既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合彖夫謀之無定如此。亦何以成其謀哉。彼卜筮所以決乎謀也。但初筮則告數則瀆而龜厭之。不復告以所圖之吉凶矣。亦猶謀夫所以成乎謀也。但有所適從。則謀可成。今謀夫孔多。則是非相奪。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矣。所以然者。蓋人之爲謀。固貴于博而斷之。則在于獨。今上無獨斷之明。使人發言盈庭。各是其見。無肯任其成敗之責。而決其謀之是非者。此所以相奪靡定。而謀之無成也。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之處。謀之雖審。亦何得于道路哉。

柳講此章是誓神以著人謀之無成。下原其所以無成也。謀神意輕。不過引起之詞。重謀夫上發言盈庭。正謀夫孔多。誰敢執其咎。正是

用不乘。蓋議論不關利害。則人得各進一說。事後期當成敗。則人皆互相推諉。倘以一人獨斷。而事或不成。則咎有所歸矣。自古持兩端者。惟恐成則眾冒其功。敗則獨當其罪。故其謀往往如此。如宋高宗紹興之際。秦檜張浚之徒。和議盈庭。不以國是爲意。所謂誰敢執其咎也。于時若趙鼎李綱輩。欲執其咎。而竟爲邪議所屈。國事遂日非矣。使高宗能專斷其謀。猶何至于此。此與下章俱指小人之爲謀。言誰敢執咎。皆小人模稜首鼠情狀。註無肯任。時講作君子畏小人。而不敢指其非。固可。然君子豈盡無肯任責。即爲小人所沮。而不肯任。豈有持兩端之理。末二句是却行求道之喻。謀而不行。徒作一場話。說如訪問路程。雖熟而非身親走過。終是茫然。竟何得之。有此宜用正意說起。方是賦體。○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天下之事。皆起于議之不平。而成于心之有已。是以至于紛紜而無濟。惟上不執一拒心。下亦不執一成心。或朝見爲議。而野奉爲章。或衆據

詩

經

卷

之

日

其謀而獨成其斷建議者期于利國而不必以身為幟衡議者期于適用而不必以意為程此所以為大公無私之道也宋之盛也佐命之臣能決大計守文之相能持大體而已既而新法之議倡于熙寧紹興之議接于紹聖調停之說未已而黨議旋生議論雖紛而成功則鮮矣司馬光曰謀之貴多斷之在獨謀之多者非詢人之謂也斷之獨者非自用之謂也謀必資斷以立故無盈庭築室之譏斷必因謀以用故無偏信獨任之失蓋事不斷則患謀多事至而斷謀之多不多皆吾用也夫而後可以聯異為同亦可以化邪歸正可以捐衆任獨而議不紛于聚訟亦可以執兩用中而法不碍于調停又何患謀多而不集哉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

叶平

維邇言是爭

叶側 陘反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

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其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合參然謀之所以無成者亦以蔽于近小耳哀哉今之為謀也執偏見而持私說不以古聖賢之成憲為法不以天下之大道為常其上之所聽者惟以淺近之言是聽其下之所爭者惟以淺近之言是爭以是相持鮮有不敗乃事者而謀之無成決矣如彼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以有成乎哉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謀之蔽于近下喻其無成也前只說得謀之莫定尚未及其所以為謀者此復承上而傷其為謀之謬也哀哉一句貫下六句匪先民二句言其不用善謀維邇言二句言其惑于邪謀皆是王猷之可哀也先民乃謀猷所自出而當法者凡古之聖賢皆是猶乃謀猷之所在而當導者凡仁義禮樂之類皆是邇者是粗淺鄙瑣無關宗社生靈之計者蓋出于滄滄訛訛之口而發為盈庭

詩

經

卷之八

五

之議多是逢君過以遂已私之言聽是順從于已爭是辯論于人聽則惑爭則不決此便是相持正不斷之意也爭則小人同謀之中亦有齟齬矣末二句正意當先提在如字前以淺末之言相持則謀必不成猶作室不謀之工師而謀之路人則室必不能成也築室自有工師此先民也且有繩墨此大猷也莊素宦曰凡謀出于正則同心以濟國是必有畫一之說惟曰邪謀則衆言淆亂是非蜂起人各逞其胸臆而不顧國之利害故迄無成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

叶補美反

民雖靡盬

呼音

或哲或謀

叶莫

徒反

或肅或艾

人音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叶蒲寐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盬大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及。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

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合衆夫王之惑邪謀而無成如此。豈以今世無善謀之可用乎。乃今謀夫孔多。國論雖靡定矣。然有思之德。睿而作聖者。有非聖而為否者。又如饑饉離散。民數雖靡多矣。然有視之德。明而作哲者。亦有聽之德。聰而作謀者。有貌之德。恭而作肅者。亦有言之德。從而作艾者。凡此皆先民之程。大猷之經。言之善而可用者也。但王惑于邪謀。而不之用。則雖有聖哲謀肅艾之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流泉之不返。而淪胥以至於敗矣。王何不斷以用之。而使之至此耶。

抑講此章上五句是歷舉可用之善。下深著不能用善之弊。聖哲等皆是人之善者。其謀必善。不可就以此五者作善謀說。或聖或否。重聖字要說得圓融。五者在人。苟信而用之。則聖者可以資啓沃。哲者可以職論思。謀者可以集計議。而肅者艾者。可以範威儀。而備顧問矣。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而消阻于屏棄。斷喪于流落。如流泉之往而不返也。末句根善人說到國事。王不用便播棄流落。

言這些人俱淪亡也。善既沈淪，國亦與之俱敗也。淪以沈淪言，敗以流落言。無淪胥無字要玩，有戒其無使之至此意。○黎左巖曰：此望以用賢。正是前三章謀字有歸着處。然止述賢者名目，而不敢言用賢，知其言之無益，而事之無濟，直付之流泉一嘆而已。○按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入，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不敢暴虎不敢馮

叶皮水反

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音拖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

叶一均反

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難也。○合參：夫王之不用善如此，則喪亡之禍必矣。我其能以無憂乎？彼虎之不可徒搏，河之不可徒涉，此憂之易見。一一若此者，固足以知之。

矣。至于愛國亡家之禍，隱于謀，猶邪僻之中，殆非搏虎馮河之顯者。恬然不以爲憂也。豈非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乎？然則今日之禍，雖未形而機則已著也。故衆人不以爲憂，而吾獨有見于此，以深憂之。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冰之恐陷也。蓋察其機之所伏，自不得不致其懼矣。然則王其無惑乎邪謀而斷以從善，以弭無形之禍可也。吁！若大夫亦有憂國之忠者矣。○析講：此章上四句，嘆在人無遠慮，下言在已有隱憂也。首二句呼起，莫知一句，暴虎馮河，只借以言禍之近而易見者。人知其一，頂上二句來，却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喪亡之禍，隱于無形者。隱于邪謀不斷之中，故曰：無形。然雖指喪亡之禍，而詩人語氣含蓄，說者只以隱憂伏禍言之，便是。人情能見已然，不能見未然。故暴虎馮河之外，其禍機之伏，有更慘者，誰則知之。暴與馮為三，而曰人知其一者，謂明于此一類，而昧于彼一邊也。恬禍者，方謂寡端非人所作，而且自安于今日任禍者，又謂患至非吾所獨，而且自聽于他時。諱禍者，方謂太平無事，而安得爲此妖祥之言。忽禍者，又謂目前可娛，而何必爲此未然之戒。夫人者，有回亂之責者也。苟知



之方能救之。人皆莫知。則禍不可支矣。故已懼之。而曰戰戰兢兢云云。如臨言將值其禍也。如履言現在于禍也。又就其戰兢者而形狀之也。雖云慮禍之及已。寔則懷宗社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曾不思斷以從善。以弭無形之患。謂之何哉。○君子之戰兢也。匹夫匹婦。或勝予焉。燕安衽席。或戈矛焉。凡厥有謀。皆以暴虎馮河之心為心。為謀庶其遠乎。○上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憂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禍不可避也。

### 小旻六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獨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揚伯祥曰。朝廷之謀議。關社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有大疑便公卿以下雜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議不

決。遂有瘡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謀之者非一人。其議之者非一日。而卒至啓吐蕃之叛。開西夏之釁者。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亡之禍。有不由于謀猷之不定者乎。○愚謂天下之議論。不可廢。係乎謀與斷之善而已。治功宜振也。則厲精率作之議是。而優柔牽制者非矣。治體宜崇也。則博大會弘之議是。而苛細操切者非矣。畫一者宜守也。則規隨繼往之議是。而舞智亂法者非矣。墮壞者宜防也。則懲奸別弊之議是。而因循蹈常者非矣。己不必是。而人是之。則舍己而從人。眾人不必是。而君子是之。則舍眾人而從君子。一時不必是。而萬世是之。則舍一時而從萬世。其言非其人。是吾用其人。言之當不當。則置之。其人非其言。是吾用其言。心之有所為。與無所為。則置之。成敗質之事理。邪正歸之人品。是非付之公論。綱紀握之朝廷。又何議論紛紛之足患哉。

### 小宛章

詩

經

卷

之

八

八

序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全旨通詩六章。總重求無辱于親意。以謹儀教子作眼。而弊緊在一敬字。轉到末路。更洗發出敬之精神。折言之。首章憂亂而念及于親。所以發相戒之端。二章相戒謹儀以善其身。三章相戒教子以善其後。四章相戒進善以無辱乎親。兼謹儀教子言也。五章相戒以廣求自善之道。六章相戒以法賢而存敬懼之心。皆求無辱于父母也。○先正謂此篇孝親之意。重當大採講。方與前篇憂國大夫忠君之意畧相同。不然亦憂及禍耳。全軀保妻子之徒。何足道哉。此意極醒。

宛音苑 彼鳴鳩翰飛戾天叶鐵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班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且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

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於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合參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若謂禍莫憐于觸法。行莫醜于辱先。故我先人有穀以貽至今。然值茲國步之艱。我兄弟可不以此為懷乎。是故宛彼鳴鳩之小鳥。逞凌霄之健翮。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其戒夫飲啄山梁。玩細娛而忘大患者歟。况我兄弟目擊時亂。心切憂傷。豈不思身之所自出。而念昔之先人乎。是以當明發之時。此心之思慮甫動。終日之事為方始。即耿耿不寐。而有懷乎二人焉。蓋父母者身之所自出。使生存者之不謹。即貽死亡者之玷辱。夫安得而不念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已之念乎親。下言因時而有懷乎親也。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况我心之憂傷。而能不念昔之先人乎。此皆勉強以求其至者。故以為興。或謂鳴鳩之飛而上至于天。興已之憂而上念乎親亦可。愚謂鳩避人而戾天。興已憂禍而念昔。較關切。興至四句止。疏義謂二句興四句者。非是。上四句取興。只是論其理。下明發二句。方寔言之。故為另轉。念昔先人。只空空說前人之可念。下二

句。正言于此時念之。或云。念先人是念其所生之自將何以無忝也。不是空念。明發不寐。言天明發則人不寐。乃事為思慮之始也。或云。夜至且而天光開發人之良心。亦與俱開。故懷二人之念。雖無時不然而獨明發為尤切。此時耿耿不寐。惕勵自新皆從此起。下夙興夜寐。正明發不寐意也。懷二人。即是念先人有努力求進。不如先人已意在。下謹儀教子。正有懷中所為之事也。然此章乃發端之詞。語須含蓄。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力反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合。參夫既念及父母。則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彼均是人也。有齊聖而通明者。飲酒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不至于敗德而喪儀焉。彼昏然而不知者。則荒湛于酒。一于醉而日甚矣。凡我兄弟。尚當以齊聖為法。以昏亂為戒。于以各敬爾之威儀。使無沈湎之失。可也。所以然者。蓋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世道日趨于亂。將無反治之期。時之可懼甚矣。使于此不敬。則非自善之道。禍可得而免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人之儀有得失。下則相戒以謹其儀也。免禍莫先于自修。自修當以齊聖為法。以彼昏為戒。飲酒在齊聖中。抽出尤害事者言之。温克在儀上說。克勝也。我不為酒困。便能勝于酒。困于酒。則為酒勝矣。壹是專務酣飲也。日富。喪儀也。敬儀是平日存心嚴飭。所該甚廣。而飲酒亦在其中。天命者國家大命也。禍亂將至。非修身無以自免。如南容言行能謹。可免刑戮。便見○貌之恭。曰齊。思之。睿曰聖。總以德言。不必分兩人。一醉日富。形容沈湎之人。漸漸沈溺。意蓋其初僅一濡足。而日甚一日。遂不可回也。與温克正相反。曰齊。聖。曰彼昏。不言儀而儀可知。儀雖在外。敬則由衷。勿淺看做外面工夫。一說。天命就一身之禍福言。天命去來。只就敬不敬上決之。此是

傲揚使  
敬之詞

中原有菽

音叔

庶民采

叶此禮反

之螟

音冥

蛉

音零

有子螺

音果

音裸

負

叶蒲美反

之教誨爾

子式穀似

叶養里反

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螺贏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合參然身雖善矣而子猶未善亦豈所以善其後哉彼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而適于用矣螟蛉有子則螺贏負之而化其形矣况善道獨非人之可行乎不似者獨不可教而似之乎故我兄弟之教誨爾子也當知維皇降衷本具乎萬物一原之妙而有教無類尤寓乎變

異反同之機當用善道之可行者以教之化其不似者以歸乎似使子之敬儀由我之敬儀可也如是則爾身既善爾子又善亂庶幾其可免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下二句言當教子以善而化之也善道人皆可不行不似者可教而似此二意直至末二句方可說出蓋註欲人易曉故即于興處先解之耳若依註逐句分貼則反似比體非興體矣荆川有義用在教誨頭上極是穀字所以終采菽之興似字所以終螟蛉之興見善道人皆可行其即吾人之菽乎不似者可教而似其即吾人之螟蛉乎雖以四句興兩句然寔以兩意興兩意也穀似該得廣上文齊莊溫克亦在中中然大抵不離敬字似之直是在我身上使之克肖不止求其肖我也修身而復欲教子者只是子者親之後子之不善亦親之辱故教其子使為善也或說子有未善或辱乎已已有所辱亦虧乎親之體恐欠直捷

題弟音彼脊令

音零

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詩

經

三

解

卷之十八

十一

詩經正義卷之八  
夜寐無忝爾所生 叶桑 經反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各當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于父母而已。

合象夫免禍之道。固在于謹儀教子。然豈可以暇逸為哉。視彼脊令且飛而且鳴其用力甚矣。况我兄弟遭此衰亂之世。可不各務努力乎。故我日斯邁以圖日就之功。而爾亦月斯征以求月將之益。夙焉而興夜焉而寐。凡所以謹儀教子者。不替夫斯征斯邁之力。子以各求免禍。而無辱于父母而已矣。若然則有懷二人者不于此而克慰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其當及時自免。下求以無辱乎親。正以終首章有懷二人之意。興意以脊令之飛鳴而不得休息。興兄弟之征邁而不得暇逸。日月字無分別。言當及時努力。不可虛度日月也。有時至而功俱至之意。一說日月二句。只問問說爾我之日月如此矣。朱子

所謂解不得的意思却在說不得的裏面是也。邁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勉強為善意在言外。此更可參夙興夜寐。即是征邁之意。蓋疊上意以起下句之詞。亦不外謹儀教子二意。言日言月言夙言夜。直是不停一息。末句正應首節有懷二人意。能努力而不取禍自辱。斯無辱于父母。故曰無忝爾所生。○按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集傳凡兩見。在原當主行則搖。而此處當主飛則鳴也。

交交桑扈 音戶 率場啄粟哀我填 音顛 寡宜岸宜獄握粟

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背。肉食不食粟。填與填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恤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

合於夫謹儀教子固求無辱于親矣。然衰亂之世禍不可測。寧能信然而無憂乎。彼交交桑扈本不食粟也。今則率場啄粟。非其性矣。哀我填寡。本不宜岸獄也。今則宜岸宜獄。非其法矣。國有不中之刑罰。則民無可措之手足。我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乎。然趨避之路。我不能以周知。于是且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謹儀教子。我固以此為自善之道矣。然刑罰濫加。莫知趨避。恐非二者可以免也。不知自此之外。復有何道。可以自善。而無貽父母之憂乎。神其為我告焉。可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與用刑之濫。下求所以自善之道也。以物性之反常。與刑辟之失正。二宜字可憐。有舉手挂網羅。動則觸機阱。意末二句。承言時事如此。則謹儀教子。而外安知無妄之災。非常之變。不有出于志慮所不及者。故又握粟而卜之于神。如屈原卜居之意。言孰吉孰凶。何去何處。心緒倉皇。不知更如何而後可以免禍耳。握粟者。因貧故說得貧相。亦點景語。不必自言貧窶之甚。姜專愚曰。上文教子式穀矣。然非夙昔努力。則當此刑罰不中之世。自何能穀乎。中間兩穀字。亦有相照應意。○前三章念親之意盡矣。然憂危之意既切。

警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網可畏。尋常工夫。未必遂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以起下章。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合參夫我之不敢自信。而懼禍以誓神者。豈我之私憂而過計哉。蓋當此危亂之時。温温恭人。自善之道已盡。若可以免患矣。猶且如集于木之恐墜焉。惴惴小心。自善之道已盡。若可以無患矣。猶且如臨于谷之恐隕焉。以賢人而處亂世。其多憂多懼尚如此。况我兄弟。視恭人。小心遠矣。而可以自肆乎。尚當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視諸集木臨谷。為有加焉。可也。蓋心如是。則庶乎得自善之道。而禍可以免。父母可以無辱矣。是可以不勉哉。吁。是詩也。在親則能孝。在兄弟則能友。在父子則能慈。亦可謂善于處變矣。

荆蕭此章正是自善之道。上四句指賢者存敬慎之心。下言在己之尤當謹也。温恭小心。俱指當時賢者說。温恭是謙和的人。小心是謹慎的人。集木臨谷。各形容上句。皆是求自善意。恭人之恭。小心之慎。只是概言其持身涉世之心。常是如此。非懼禍也。戰兢履水。亦只是恐無以自善之圖。亦不必言懼禍。此二句還說得恐懼之甚。不止是集木臨谷之比。集木雖危。猶有木之可倚。臨谷雖危。猶有地之可藉。若水則全無倚藉矣。上文許多工夫。總此一念。念字懷字無恭字。精神從此寫出。作進步語者非也。但謹儀教子。努力進善。俱是外修之功。而敬慎之心。則內之所主。故人以此為戒耳。末要打轉。有懷二人意。夫始而誓神。真若為善為惡。莫可適從者。而卒取法于温恭小心之人。其他趨避之術。終非其志慮所及也。○詩講云。温温恭人。若可以免禍矣。猶且如集于木。似兩句中。多作一轉折。如輔氏直下說。則下句如集于木。正足上句。温恭小心二句亦然較妥。△姑依時講。

###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辭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詞。或是其人嘗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每誦之令人悽愴也。○通詩念念不忘父母情。甚正詞甚苦。然不外一敬字。蓋守身事親。自是人生日用學問。不獨處亂世為然。可見處亂之道無他。亦只尋常守身事親之事而已。末章摹出一敬字。則守身事親之本也。觀易復之六四。獨復剝之六三。剝之無咎。蓋處群陰之中。而獨能從善。混剝陽之黨。而獨能應善。小宛大夫可謂兼之矣。

### ○小弁章

###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全旨通詩前六章是敘見棄之事。下是原見棄之由。首章傷已無罪。見棄以發思慕之端。二章極言憂傷之甚。三章反其不見愛之故而

詩經卷之十一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歸咎于天。四章嘆已之不見容。五章嘆已之不見顧。總之皆是見棄之事也。六章則總上意而傷王之忍。七章原其心之忍。以其聽于讒也。末章又原夫讒之起。由于王之易其言也。○此詩哀怨本旨。伏在末二章。蓋忍成于信讒。讒起于易言。此是被禍根由。而非有罪可廢也。○憂字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見之。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詞尚緩。二曰疾如疾首。則切于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涕隕也。

弁音盤彼鸞音錄斯音齋歸飛提提音匙民莫不穀我獨于

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與也。弁飛拊翼貌。鸞雅鳥也。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斯語詞也。提提群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鸞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鸞斯之不如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合參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若謂父之于子。天性之至親也。子之不得于父。天倫之大變也。我何不幸而遭其變乎。今夫弁飛之鸞斯。則歸飛提提。而適安閒之性矣。今民皆有父子之親。而莫不善也。我反被父母之棄。而獨罹于憂。曾鸞斯之不如矣。反而思之。意者我之有辜于天乎。不知其何辜于天也。抑我之得罪于父母乎。不知我罪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以心之憂矣。亦安之而已。其將奈之何哉。

拊講此章上四句。興已不得于親。下致怨慕而安之也。以鳥之得所。歸興已之失所。怙益反興也。烏孝鳥能反哺。故興意有取于此。宜臼被廢如窮人無所歸。提提上着一歸字。可味。民莫不穀者。言人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于罹者。言已獨遭棄逐之苦也。何辜于天。天即親也。不敢斥言之。二何字重致其審。以探被廢之由。微有自反無缺意。此與舜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略同。但舜以已為必有罪。宜臼則



以已為無罪而疑其有何辜也。意味自是不同。勿講太好云如之何者。無可奈何。而安于廢之之詞。

跖跖

音

周道

叶徒

鞠

為茂草

叶此

我心憂傷

怒

焉如擣

音搗叶

假寐永嘆維憂用老

叶魯

心之憂矣

疾

音

如疾首

興也。跖跖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愁思擣脊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跖跖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怒焉如擣矣。精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合於然我心之憂。終有不能以自安者。彼跖跖周道。一或踐履不加。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以被棄之故而憂傷。則深悲至痛。怒焉如擣矣。然如擣猶止于痛也。精神賸耗。至于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益深。雖未老而用老矣。然用老猶止于衰也。心思錯亂。至于憂之益甚。則疾如疾首。而病且作矣。為人子者。何不幸而罹此憂哉。

甚。則疾如疾首。而病且作矣。為人子者。何不幸而罹此憂哉。

折講此章上四句與已之心有所憂。下言其憂之甚也。以平易之道。路塞之。則草生興憂傷之事。念之則心痛。鞠之為窮。以道路窮盡而言。言盡為茂草也。雖是興意。而恍見異時黍離景象。怒焉如擣者。深悲至痛。惻惻不寧。有如物之擣其心也。凡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疾如疾首。乃不病而病之意。蓋人頭痛最難堪。故言此以見其憂之甚。此章憂字。凡三言之。怒焉句。憂之而至于痛也。維憂句。憂之而至于衰也。疾首句。憂之而至于病也。玩註有一節深一節意。○按毛傳云。擣心疾也。朱註只云擣脊也。可見是震動不寧之意。若作心疾。則下憂之深與又甚意難明矣。

維桑與梓

叶樊

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叶蒲

不屬

音

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叶此

興也。桑梓二木名。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供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者。依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合。然我之不見愛于親者。豈我不念其親耶。彼桑之與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也。思其人則愛其物。猶且必加恭敬矣。况父母至尊。我之所瞻者。匪父而何。母馬至親。我之所依者。匪母而何。夫既瞻依其父母。則父母宜我愛矣。今顧被棄而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而外不連其氣體耶。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而內不麗其心腹耶。我固屬於毛。而離于裏矣。而反不見愛。母亦生時之不善乎。不知天之生我。其辰安在。何使我不祥至是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已之念乎親。以見親之當愛乎已。下求其不見愛之故。而不可得。故卒歸之天也。桑梓四句。以情愛輕重。相對而為

興。桑梓必加恭敬。只是不敢輕賤剪伐之意。蓋及其親以及其植也。尊父故曰瞻。親母故曰依。瞻者仰望敬事之誠。依者顧戀追隨之意。此二句言已無往而不瞻依。非泛論人子然也。註中宜莫不瞻依。見得一瞻一依。皆若出于理之必然底意。不屬二句是驚怪而不自信之詞。喘息呼吸。氣通于親。屬毛也。生之膝下。一體而分。離裏也。註不祥主賊恩之禍言。即被廢事也。蓋求不愛之說。而不可得。故無所歸咎。而推之于天也。○此太子為父所放耳。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

菀音彼柳斯。鳴蜩音嘒嘒。有漼音者淵。萑音淠音

淠音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遂。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合參非惟不見愛也。而且不見容矣。彼斃然茂盛之柳。鳴蜩集于上。而嘒嘒其聲。是蜩見容于柳也。有淮然而深之淵。雀葦生于中。而泝泝其衆。是雀葦得容于淵也。夫物之能容物。猶且如此。况父子之間。反不相容。譬如流水之舟。不知其所至也。亦可傷矣。思念之間。令人怛然。是以心之憂矣。至不暇于假寐也。何不幸而至是哉。

柳講此章上六句。興已之見棄而無所容。下言憂之極其深。以柳能容乎。鳴蜩。淵能容乎。雀葦。興已不見容于親。此與下二章。皆以四句反興二句。七八句另轉觀集傳各用。是以字可見。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作寔講。不知所屆。猶言窮人無所歸意。夫無情尚能相生。而有情何忍相棄。興類尚能共處。而同類何忍自睽。宇宙雖大。而既不容于庭闈。亦不容于宇宙。局高踏厚。何所為稅駕之區。天壤雖寬。而既不安于震宮。亦不安于天壤。傷心慘目。何地為托宿之城。亦聽其漂泊。有不知其所終者矣。不遑假寐。對前假寐來。較前更甚。○四五章。興意之下。又以譬喻為正意。此另是一體。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

音祈

雉之朝雝。

音姤

尚求其雌。

叶于西反

譬彼壞木。

音瘼

疾用無枝。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雷其群也。雝雝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雝之朝雝。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合參或去後而見思。亦云幸矣。何今又不然耶。鹿斯之奔。維足伎伎。以留其群。鹿尚有所思也。雝之朝雝。尚求其雌。以爲匹。雝尚有所思也。是天下之物。無不思其類者如此。今我分屬儲嗣。獨見棄逐。忘其本宗之重。置為度外之物。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而曾不記憶之矣。是以心之憂矣。我自憂之。我自知之。而人莫之知也。

柳講此章上六句。興已之不見思于親。下嘆人之莫識其憂也。鹿性易驚。猶戀其群。雝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顧。興已反見逐。

而不蒙親顧也。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棄于親，無復生全之樂，寧莫之知寧字」是怪嘆聲口，隱痛在心，徒自傷其苦言。我何獨見棄，更無人知也。註人字且泛說，雖含親與讒人在內，尚未可說出，然雖是泛說，亦有異王感悟意。○壞木無枝，是摹擬被廢憔悴之狀，與上舟流無屈情景一般，俱不可泐比。體○上柳斯，此鹿斯如首章騫斯斯字，皆語詞。

相去聲彼投免尚或先去聲叶蘇晉反之行有死人尚或瑾音

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瑾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免，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逐棄其子，曾視投免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合參夫父母之棄我如此，抑何其心之忍耶。相彼被逐而畏人之免與我不同類也。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行有死人與我非同氣。

也。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况父之于子，天性之愛也。今乃棄逐其子，使我如舟流也。如壞木也。曾視投免死人之不如矣。其秉心不亦忍乎。故我也。傷父子之道廢，痛骨肉之恩薄，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而不能以自己也。其將何以自解哉。柳誦此章止六句，與王心極其忍。下言已心極其憂也。以人皆有不忍之心，與親之獨忍，此是反興。曰尚或，則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投免者。同生而非類，尚或先之，可以見愛物之心矣。死人者，同類而非同氣，尚或瑾之，可以見仁民之心矣。况親親之心，甚于仁民愛物，乃忍之使如此，忍字是不憐恤意。對不忍說，若作殘忍之忍，恐非入于語親意。忍處從上兩段取譬上見，莫用信讒棄逐等字。涕隕以憂心而致，蓋哀痛切于中，故涕泣形于外耳。涕出無聲，見悲之極。○姜專愚曰：秉心字看得活，猶云存心處心也。說到秉心維忍，正是感之以一體至情，動之以怵惕良心。苟有本心未泯者，必當收卹不違矣。而幽王蔽錮沈淪，始終不悟，謂之何哉。○唐荆川云：五章以前多為自然之詞，此及下章則雖自怨而寔怨其親矣。

君子信讒如或疇叶市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倚音已叶矣析薪音侈叶也音何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音他

音唾叶矣音何反

賦而興也。疇報惠愛。舒緩。究察也。倚倚也。以物倚其巔也。他隨其理也。他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疇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合參。然王所以秉心之忍者。以其輕信讒言故耳。彼讒人之言。最不可信也。今王惟讒是聽。聞之而即信。如受疇爵得則飲之。曾不以天性之親。少加惠愛。而留意于傾聽之間。舒緩究察。以致其是非之辨焉。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何至使我棄逐耶。彼伐木

者尚倚其巔以為之。恐傷其本根。而有愛護之仁。析薪者尚隨其理以他之。依其本文而有析理之智。皆不妄挫折之也。今乃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我以非其罪。初不察其言之巔末。斷其理之曲直。曾伐木析薪之不若矣。不亦可哀也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病親昧察讒之明。下興言親罪己之非也。信讒四句。正見心之忍處。惟忍則信讒如疇。而有情不舒以究之也。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復。至酌爵則受而不返。不舒究正。足上直受意。不究根不惠來。苟加惠愛。必不遽受讒言。而究察之矣。豐城朱氏曰。讒

者之言。未遽可信。骨肉之親。未必可疎。使王而加惠愛焉。則猶有測隱之心也。舒緩而究察之。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于我則不加愛。是無復測隱之心。于讒者又信之而不加察。是無復是非之辨矣。此將不惠不舒。平看似不可依。伐木二句。以人不如物為興。伐木不妄必

倚其巔。恐傷其本根也。析薪不妄。必隨其理。欲迎刃而解也。興起。安聽意。末二句。罪人不當。則是妄也。舍彼有罪。非望其罪。讒言而不罪已。猶言不問有罪與否。而輕以相加也。總嘆其不惠不究也。倚如倚角之倚。三方持之。恐木顛而本傷也。此與下句全重。不妄挫折意

○南台云。此章或過云。王所以秉心之忍者。以其聽信讒言故耳。恐未安。蓋人惟忍心。故信讒而棄子。觀不惠不舒。究之語。其意自見。蓋此章只說王信讒棄子。以終上章秉心維忍之意。未嘗指用讒人及觀無易由言之語。則知讒之投間。亦非專起于讒人也。只緊連上章直講為當。此見固是。亦似太拘。

莫高匪山

叶所

莫浚

音

匪泉君子無易

去

由言耳屬

燭音

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于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翹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

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合參然要其讒之所以得入者。亦由言語以為之階耳。彼莫高者匪山乎。而或陟其巔。莫浚者匪泉乎。而或入其底。今宮闈之內。非山之高也。非泉之深也。則窺伺而動者。必有人矣。君子于此。尚當慎密其言語。不可以意向之所欲遷移者。而輕洩于言語間。我易其言。吾恐在王之左右者。耳屬於垣。而竊聽之。將以王之言語。竊王之意。而讒譖生矣。然則我之見棄。孰非職此為之階乎。然我今雖見棄。而梁我梁也。我不忍忘吾之故處。爾無得而逝我之梁焉。笱我笱也。我不忍忘吾之舊事。爾無得而發我之笱焉。雖然。逝梁發笱去後事耳。今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夫始則原其見棄之由。終則致其自決之詞。怨慕之情。莫切于此矣。然而當父子之變。則其怨也。怨所當怨也。其諸怨而不怒者歟。

析講此章上四句。推本見棄之由。下因托喻而致其絕意之詞也。上是賦指王說。下是比。指褒姒伯服說。山猶陟其巔。則不得為高泉。猶

詩

經

正

解

卷

之

十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入其底則不得為深。宮闈非有山泉之高深也。王當日自不當易其言使屬垣之耳。得以顛倒其詞。致有今日之事。讒之入由王有以致之。而歸咎于屬垣者。亦小弁之言也。由言未便是廢立之言。只意向纔有所左右。便令小人得以潛伺而竊聽也。優施驪姬。夜半之泣。誰聞之。而誰聽之。以傳至于今。幾之可畏。固爾爾也。一說以山極高。而漆或陟其巔。句以泉極深。而漆或入其底。句以起下屬垣意。甚似費力。予謂上莫以宮闈為高。而難窺乎。然匪山也。王莫以官中為浚。而難近乎。然非泉也。言一出。即屬于垣矣。垣字正對山泉。言此解亦別。又一說云。人心險于山川。匪山莫喻其高。匪泉莫喻其深。一言之易出。而屬垣便生患矣。此說亦警策。又麟士云。按集傳或陟其巔。或入其底。當在耳。屬于垣處。補出大意。言莫高匪山。則宜無人得陟。可易其言矣。莫浚匪泉。則宜無人得入。可易其言矣。然君子無易由言言。則或陟或入。皆得屬耳。而聽之。無所掩也。如此方覺四句一串。從來作兩段出落者。非是。○垣字即貼山泉無妨。蓋于此六義。既屬賦。與謂山益卑。一例。字有假借。而寔為正說也。又上玉云。按麟士山泉說于四句。賦理融徹。甚但知其本為一串。即兩段出落無妨。又是依文。

兩句一連也。愚謂只依集傳講去。不必紛紛聚訟。無逝二句。設為戒伯服之詞。無逝我梁。比東宮之處。我之動履在焉。戒其勿居無發。我苟比國家之事。我之經理在焉。戒其勿行。蓋太子有宗廟社稷之寄。豈能忘情乎。末言事已至此。我雖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亦將如之何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白之逐。雖主于褒。似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泚此意于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以為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此詩作于信讒之後。而云無易由言。尚作戒勉語。正見他委婉處。○按宜白不得于父。而有小弁之咏。屈原不得于君。而有離騷之作。此固忠臣孝子之心也。乃小弁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詞。則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也。蓋人之情。有所自決者。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弁離騷。惟其不忘情乎。君父此所以為是決絕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途人。又何必為此言也。卒之君父不悟。而終于汨沒其罪。豈在臣子哉。○六帖。周宗既滅。未然作已然語。臣之于君。為危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已然作未然語。子之于親。為微言以諷之也。君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  
黜申后遂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  
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于此  
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也親  
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也親親  
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  
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  
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五十而慕  
序曰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論衡亦云伯奇放逐首髮早白詩  
云維憂用老○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  
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于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  
理民彝亦不容泯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

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詞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  
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  
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  
之耳又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  
已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慈  
然無情也慈然無情者視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  
宜曰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  
之事望之也○詩中雖是怨詞並不露一怨字朱註引孟子怨  
慕一段亦是解明本旨不必泥定怨字尤見詩人渾厚口氣○  
處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然曲喻引譬  
婉諷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天性雖復銅  
龍永絕金玦長辭猶惓惓真君之一悟也

○巧言章

傳大夫傷于讒賦巧言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全直通詩俱是傷王之信讒以致亂也。宜以無罪無辜二句為主。首章大夫遭亂而訴于天。二三章原其亂所由生。以王信讒之故。四章以下一言讒人之必不難知。一言讒人之言不難辨。一言讒人之黨不難除。而王自信之而不悟此大夫所以傷也。或依安成劉氏以上三章專刺聽讒下三章專刺讒人似未妥。○按鑑湖詩說重諧始既涵上惟其涵之于始。所以心易度而不度。言易辨而不辨。黨易除而不除。卒信之以成亂也。病根全在一涵字。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音疽無罪無辜亂如此憮音呼昊天

已威叶紆予慎無罪叶音悴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辭。憮大也。泰已皆甚也。慎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于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

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恩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恩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合參大夫傷于讒無所控告而訴之于天若謂禍不自生而起于諸人之構讒不易入而本于聽信之非彼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也曰父母則宜有以于天下之人而親之矣胡為使我無罪無辜之人獨傷于讒遭亂如此其大也然天之降威所以懲惡今昊天之恩已甚矣予審諸已則無罪也豈不當免其罪乎昊天之恩甚大矣予審諸已則無辜也豈不當免其辜乎夫我無自致之罪而有無妄之災亂之虐人何其慘哉

柳講此章傷已之被讒也。上四句緊相連看。總是言無罪而遭亂之甚。所以自訴而求免也。下四句即無罪無辜二句意。不必以上四句為遭亂之大。下為無致亂之由也。亂字且虛說。雖以遭讒為遭亂。然是通章發端語。如此憮者。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被其害也。亂字非即讒字。然信讒固所以生亂也。讒字未露。二章以後方出。已威泰憮即亂如此憮也。但無罪無辜二句合說順說。下四句分說倒說。無

罪無辜二句。猶概說。下四句看兩予字。方就已說。已威謂讒言之肆。虐太憚謂讒人固極已字。泰字猶今人言勾了也。不容復加之詞。無罪無辜。看予慎兩字。蓋身罹其毒。反覆致審之詞。庶幾天鑒我之意。○詩柄傷于讒二句。只管首章。非通篇之詞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已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合衆夫降亂。雖出于天。而生亂者。誰歟。夫亂之初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之。不察其真偽。執此狐疑之心。故來讒人之口矣。及亂之又生者。則讒者知言之無忌。而復進。而王遂信之。不覺其相入之深。則又人因之獲罪。而亂勢遂成于斯矣。使王于讒人之言。知其能生亂。若斷然怒而責之。則大智獨斷之餘。自有以杜僉邪之口。無罪獲免而已。威之天可回矣。亂庶其遄沮乎。于賢者之言。知其能弭亂。若斷然嘉而納之。則正人信任之下。自有以褫權奸之氣。無辜可免。而泰憚之天可復矣。亂庶其遄已乎。其如玉之涵容不察。讒信不分何邪。

辨講此章言亂生于讒也。上四句推本亂之所由生。下示以止亂之道。而傷其不能止也。亂之初生句。以始生之兆言。亂之又生句。以既成之勢言。僭始既涵一句。中該着讒人之猾賊微巧。與聽讒者昏惑狐疑。兩般情狀。涵之一字。是中主要害處也。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主不為之別白。遂致並蓄于胸次。而涵之于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疑惑。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所以疑者。往往以

言  
為有驗。右然可信矣。此即含有下四句意。蓋絕之猶親者。讒言也。一  
言足以廢于百言者。讒言也。故涵即是不能怒。此不能怒。則彼不能  
喜。便是不如社如怒句。以過惡言如社句。以揚善言。讒言怒則讒人  
退而亂本息。故亂庶遄沮。善言社則賢人進而治日張。故亂庶遄已  
怒則鐵砭去疾。社則梁肉養生。沮如築堤壅水。已如斬草除根。王惟  
不然。此天下所以終於亂也。如怒如社口氣頂上文極急。正與始涵  
相及。而庶字與內如字相應。遄字亦極其形容。見只在王心一轉移  
間。馮吉人曰。此四句。雖說可以已亂。其重在王不能意。方是詩旨。  
註今王涵容數句。總繳在後。○大意言君子涵容信讒。故亂成焉。若  
如怒如社。必無此亂矣。非是對待語氣。○華谷嚴氏曰。此章言亂生  
于讒。讒生于陵。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  
意者。開群狂之門也。今心讒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  
也下

君子屢盟

叶謨郎反

亂是用長

上聲叶直良反

君子信盜亂是用

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音談

匪其止共

音恭

維王之邛

音節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讒人  
也。餒進。叩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  
君子不能聖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  
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  
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  
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合參。大君子如社。亂固遄已矣。今君子不能信賢者之能。已亂。而屢  
盟以相要。則忠信薄。而人心疑。君臣之間。嫌隙生矣。亂是不用長乎。  
君子如怒。亂固遄沮矣。今君子不能聖讒。而信盜以為虐。則心志惑  
而群奸售。小人之黨。植根固矣。亂是不用暴乎。且讒言之美。如食之  
甘。使人嗜之而不厭。是在彼者。又有投我之機。而中吾之好矣。亂是  
不用進乎。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但讒口交闐。徒以為王之病而  
已。豈真甘美之可  
嗜。而有利于國哉。

詩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抑講此章亦言其信讒致亂也。上四句刺信讒之長亂。下著讒者之所以能致亂。屢盟二句。承上如社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承上如怒二句而反之。盟與賢者盟也。南台謂與讒人盟者非是。人有疑則盟盟之數者。疑之深也。君與臣剖心折膽相信。何盟之有。况于屢乎。賢者而屢與盟。分明猜疑在心。牢不可破。示讒人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哉。盜指讒人。小人苟欲譖人。每每乘間伺隙。惟恐人知。故名之為盜。信盜者。言不能察惡而聖讒也。信之不疑。則彼必肆然無忌。終日猖獗。故曰亂暴。盜言孔甘。又承信盜二句而申之。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故其情雖盜。而聽其言。若津津有味。故曰孔甘。餒者饜飲之意。讒人甘言。以致亂。美矣適口。以腊毒。王之甘言。是餒亂也。甘字雖不屬王。而中即含嗜之。不厭意在。不然言雖甘。如王之不用何。註引良藥一段。發明盜言孔甘句。詞法極切。不獨于書義了然。并為文時有此議論。亦自靈活不窘。長字自辱字意來。暴字自盜字意來。餒字自甘字意來。無淺深。止共止字。是盡心竭力意。小人之曲謹。似乎不負職事。然定不曾能止于共。彼其危殆國家。人君之病。孰大于是。維王之叩。見信讒者王。則受禍者亦王也。○聖讒見書經。聖音即。註云疾

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

音

音

免遇犬獲

叶黃

之

與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免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免鬼。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與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合參夫王惑乎讒。以致亂如此。豈讒人之心。果難測哉。彼奕奕然規模弘濶之寢廟。所以安神靈也。若難作也。惟君子存畏敬之心。為能詳于區畫而作之焉。秩秩然條理有序之大猷。所以垂世教也。若難莫也。惟聖人盡經綸之道。為能詳于品節而莫之焉。况他人有心。藏奸隱慝。若不可得而知也。惟我察其奸。燭其隱。得而忖度之矣。彼躍躍免陰狡甚矣。自以為物莫能制之。忽然遇犬則獲之矣。然則讒

言雖巧遇智則明不猶是乎

柳講此草言小人之不能逃君子之明也。上六句與讒人之心不難知。下喻讒人之心不能逃。此章全在他人二句為主。與是興此。比是此也。故曰反覆與比。寢廟難作。而君子能作之。見惟王盡制也。大猷難定。而聖人能定之。見惟聖盡倫也。以與人各有心。難忖度也。而我能忖度之。總以能所難能為興。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奕奕是規模宏濶。從寢廟帶來。君子是仁孝誠敬之至的人。作之謂君子不忘祖考。恒存孝敬。故能作之也。就盡智上看。大猷即倫理。秩秩是有條理而不紊。莫者品節之不差。經綸之各當。使之一定而不可易也。即修道立教之意。他人有心。即孔艱之心。排陷善良。偷弄國柄。令人不可測識。故下文以狡兔影之。未二句以兔兔遇犬則獲。比讒人遇智則明也。遇字着力。見未遇君子。故僥倖以逞其計。一遇之則情偽顯露矣。○黃維章曰。遇犬獲之。言讒人雖狡猾其志又更有狡險者。中傷于汝。自古小人更相傾陷。豈有善終者哉。兔犬皆喻小人也。此說殊舛。

荏音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

蛇音碩言出自口叶孔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矣

與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貌。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耻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耻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其斯人之謂與。

合參。然非惟心不難知。而其言亦不難辨。彼荏染柔木。可備器用也。則君子樹之。而加以培植之功矣。往來行言。似是而非者也。則心能辨之。而知其是非之實矣。彼蛇蛇順理之碩言。出之于口。則足以扶世變正人心。故其宜矣。若如簧之巧言。變態百出。情偽多端。言之徒可羞愧者。而彼為是言以悅人。蓋亦顏之厚。而無所用耻矣。夫出其無耻之言。莫逃吾心之鑒。是讒人之言。亦何難辨之有哉。

析講此章言讒人之言辨之亦不難也。上四句與讒言之易辨下斥其言之可耻以柔木之易樹與讒言之易辨。君子樹之。詩人話亦影影粘過。勿添能字。行言即浮浪不根之言一說。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所準也。言獻于君。忠邪易見。如往來之人。過于前未有有目而不見者也。豈有有心而不能數之者乎。下四句正所謂心焉數之也。此因下碩言巧言故云。然不知此章原為聽讒言而發。正不必兼好醜講。况碩言亦不可云行道之言。蛇蛇兩句。詩以起末兩句之義。全重巧言一邊。不是對待語。觀註文氣自見。蛇蛇碩言者。既不欲以喜新鬪麗之說。取名當世。尤慮夫夫意侈。往往以一言之忤。貽誤軍國。憂愁幽思。往往以怨憤之過。絕其感悟。故寧諷母直寧忍母。受之者可以為戒。而言之者足以無罪也。據理敷詞。自然有序。而口頭絕無回互。故曰出自口矣。巧言情偽多端。變態百出。有如笙簧之可聽。豈宜出于口哉。而務以悅人。翻然不愧。故曰顏厚。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音叶居

既微且虺音市勇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骨瘍為微。腫足為虺。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鬪。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虺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眾。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合參然非惟言不難辨。而其本亦不難除。彼何人斯。其姓名吾不得而知也。觀其所處。則居河流卑下。水草穢蕪之區。其人品都可見矣。夫人之敢于生亂者。拳勇也。徒類之多也。今汝無拳也。無勇也。何足以致亂。而讒口交構。專為亂之階梯。意其勇或非吾所及知乎。則見既微而且虺。有此痛疾。平居已不可屈伸。雖欲奮勇以服人。亦何能勇哉。而其為讒謀。乃大而且多若此。是必有以助之矣。夫究其構亂之謀。雖若多助。而究其與居之徒。則無幾何。殆亦不甚多也。夫以勇之微。而又徒之寡。是讒人之本。亦何難除也哉。夫既心不難知。言不

難辨本不難除宜若可以無亂矣而猶有亂若此其太懶者亦  
以王之不悟而用之故耳此吾之所以莫訴而控之于天也歟  
析講此章及覆其詞以賤惡之總見讒人之本不難除也彼何人斯  
己是鄙薄不足數非諱言也次句設言是個下流賤品非真居河麋  
也無拳四句言其勇之微既微且虺又設言以賤惡其人非真有是  
疾也為猶將多大混朝廷之是非且機械百出而莫窮此必有權黨  
為之羽翼幾何者言黨羽無幾也讒人之伎倆如此則驅除亦甚易  
易耳末要繳出王不能除去之意見其罪不專在讒人○疏義云為  
惡者弱黨惡者寡是亦無足畏也矧此意看好○大抵亂世小人多  
有秉權握勢憑藉寵靈枝黨扶疎盤結根據人主縱欲驅遣莫可誰  
何者此甚言其易去見王任用之  
過也亂如此懶誠非降自天矣

###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  
二字名篇

揚伯祥曰讒人狡滑雖聖世不能盡無而主聰既聰則讒邪自  
爾屏息故雖譬之于口如孔甘之可嗜譬之于目如龜兔之莫  
測譬之于耳如笙簧之可聽而能移投杼之口卒難移匪石之  
心有辨讒之貴者可以思矣○張麟峰曰大凡國家之有小人  
最患其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之難除如王莽之謙恭足以欺  
一世之人使當年即死誰知其偽如王介甫言依于道動引經  
術神宗以為聖人雖司馬君實初亦不識其為此其言之難辨  
何如又如拜募呂布之勇有徒黨如漢唐之宦官宋章惇蔡卞  
之流除之謂亦不易失少其道反以致亂此最可患也故詩人  
歷言其不難知不難辨不難除者見其有可去之道也惜王之  
不能行之若以下二章為  
刺讒人則失詩人之旨矣

### 何人斯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

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全直通詩上六章。是言其今日之薄而猶有屬望之意。下是著其平日之厚。而因究其反側之心也。析言之。首章言從行疑之也。二章不明言其譖。而嘆今之薄諷之也。三章言其欺天責之也。四章惡其與已相值絕之也。五六章既絕而望之也。七章言其相知而猶進讒詰之也。末章言其情不能掩愧之也。篇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等語俱是托言。○一說。此詩上七章皆註其反側之寔。末章表已作詩以究其反側也。大抵此詩一篇以極反側一言盡矣。語暴公之為人。不過反側二字。窮暴公之心術。則孔艱二字盡之。故首發端而以為言也。此說亦好。○篇中俱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一來為快。則彼愧汗難全之態。宛然在目。而讒構之罪。亦不待言而顯矣。故曰以極反側。然譖意終不可說出。只言始厚今薄便見。○暴公是蘇公故交。故此詩猶以交情責之。不然不入我門。還入等語。為不情矣。然彼何人斯。數數呼之。若不識姓名者。其妙如此。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

叶居銀反

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叶眉貧反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時。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蘇公作詩以絕之。若謂朋友之相親情也。亦義也。而或至于相睽。則非其常矣。彼何人斯。其姓名吾不得而知也。而其心則變態百出。情偽多端。其心蓋甚險矣。然使其不逝我梁。固無望其入我門也。胡為逝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以相顧乎。既而問其所從。則維暴之云。夫暴公與我同為卿士。既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今日被譖之故。吾不能以無疑矣。



柎講此章設為疑詞以怪之也。上四句是疑其人而怪其疎已。下是究其人而得其所從。孔艱言其用心太過也。此二字括盡通章。胡逝我梁二句亦見得心之孔艱處。往說謂孔艱只就此二句見之。似太狹。胡字怪而嘆之之詞。梁魚梁在門之外。伊誰云從。因其不入我門而問所從行也。維暴之云。正指其人為譖已之人。與首句相應不欲直斥暴公。特設詞以相呼也。譖已意其慢說。註夫以暴公二句是未子斷詞。若講出則下章誰為此禍句說不去矣。明明是暴公譖已而特設為一人以寬暴之罪。而又以從暴之云微諷之。若信若疑可解不可解。雖不說暴公而暴公之心如芒刺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  
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

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  
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合參夫我之被譖既有所疑則不在暴公必在暴公之徒矣。不知二人從行果誰譖已而禍之乎。夫既使我得罪而失位矣。固當入而唁我也。胡逝我梁又不入而唁我。意者以我為不可耶。獨不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始此人也。則以為可而厚之。今此人也。則以為不可而薄之。是豈近乎人情哉。吾誠不得其故矣。

析講此章隱曲其詞以諷之也。上四句是答禍已者之復疎乎已。下是追其始而詰之。從字根上從字來誰為已明知其情猶為不知之詞。此詩人之忠厚處。註得罪即禍意。得罪則失位。故當入唁。不責其為禍。而責其不唁微詞也。始自初相親厚言。今自譖已時言。此二句只承不入唁我說。不必兼譖已言。言爾始者遇我不如今日之疎遠也。意者爾云我不可。故不入唁我乎。不然胡若是怒也。此意當與伯氏吹墳二句炤看。不如字直貫到可字一氣說。○大抵讒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則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

之不足見也。故因以詰之曰。始者不如云云。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汝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合參。然非但逝我梁而不入也。彼何人斯。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胡為逝我之陳而不入見我。使我徒聞其聲而不見其身。是何其蹤跡詭秘之若是哉。彼其心必以為人可欺。而用其智巧以欺人。夫固不愧乎人矣。然天之明察。無影不彰。甚可畏也。汝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柳講此章責其負人欺天也。上四句言其蹤跡之詭秘。下示以天之不可欺。註陳堂塗。其北當階。其南即門內甬也。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亦是此陳字。聲即趨走之足聲。知其逝我梁。逝我陳。是聞其聲而不入見我。是不見其身。此乃暴公羞愧。畏見蘇公。故托以急行而疾去也。言其行踪之詭秘。正是言其譖己之詭秘。不愧于人。二句不平等。畏天上。皆主譖說。不愧正言可愧也。天以照察言輔氏。謂踪跡詭秘。是以人為可欺。末是人可欺者。以智巧可得而施也。天不可欺者。聰明之畏智巧不得而施也。○一說此二句。註作直刺之。于詩氣似早。蓋謂嘗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于人乎。爾固不愧于人也。豈爾之有畏于天乎。爾固不畏于天者也。詞氣極肖。勝于註解。自此至五章皆摹寫小人詭秘呈遽之狀。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

叶字反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

叶尼反

胡逝我梁。祗攪我心。

音攪音絞

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合參彼何人斯。忽然逝我之梁。又忽然而滅其迹。忽然逝我之陳。又忽然而不見其身。其往來之疾。信若飄風然也。使其自南自北。則勢不相值。心無所觸。而我亦得以忘情矣。今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之梁。使我聞聲之下。疑惑于不見之故。而感念之間。深傷其情。義之薄。適所以擾亂我心而已。果何為而然哉。

析講此章。惡其與已相值也。上二句言其往來之疾。下言其相值而致已之憂。往來之疾。若飄風然。亦不見其身之意。往來二字須活看。至此則為來。不見則為往矣。時說把往字。指去時過我言。來字指還時過我言。何等拘滯。胡不自北二句。緊帶下二句。看蓋與我不相值。則我心猶可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遇。則爾心之難測。適所以擾我心也。胡為其然也。此有惡其相值之意。一說。胡不四句。不是惡其相值。只相值而不入。為可疑。意其我疎而又我近。意其我輕而又我遠。則我心之攪亂多矣。更詳之。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爾之亟行音遑脂爾車壹

者之來云何其盱音

賦也。安徐遲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合參且爾逝梁。逝陳而不入見。我其假托之詞。心曰。行亟而不及見。故耳。然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則何暇脂其車乎。今脂其車。則非亟矣。乃托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然

則爾之往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析講此章已絕之。而猶望之也。上四句推其亟行之非情。下是冀其來見。亟行二句。是言其托詞。非是寔事。當時未必真有此托也。俱是

設為之語。乃多方攻詰之。使之捫心自媿耳。壹者之來。欲其挽至梁。至陳之轍而入之也。云何其盱望之不至。而深致其疑也。○脂車是

逝梁逝陳之托詞亟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托詞壹字宜玩見得一  
來便了原無深求之意○或云一則曰胡逝我梁祇櫓我心再則曰  
一者之來云何其盱夫既知其諧我矣而猶為是望之詞非故假  
此以託之也蓋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旦若此既有不能自信之心  
亦有不忍遽絕之念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忘者若平  
時無相與之素而為是諧我之言固亦弗之恤矣

爾還而入我心易

去聲叶以支反

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

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

合參夫汝往而不入。固已絕吾之望矣。倘還而入。則情不終絕。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反覆變詐。我不得而知矣。然則

爾之還也。何不一來見我。使我望汝之心。得以自安乎。

抑講此章亦是設詞使之無可轉動也。上四句深疑其不來。下是望其來。見故舊之好。不容以遠踈僚友之情。不容以終絕。往還雖已然事。但當渾渾說我心易者。不恨其見之晚。而喜其情之親。否難知者。即上孔難末反側是也。上章望其一來。就往時說。此章望其一來。就還時說。總是多方攻詰。使其無說耳。俾我祇也。句有意。蓋謂我心以。一見為安。爾之不一來也。於心寧獨安乎。想昔暴公之諧。亦自知其短。負愧而不敢見。故蘇公特著此二章以窮之。其詞雖緩。而意獨切矣。

伯氏吹壎

音隕

仲氏吹篪

音池

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

三物以詛

側助反

爾斯

叶先齊反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鶯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

經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諧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合翁夫爾之往返而不吾見也。固以諧我之故矣。然豈其情之不相親而心之不相知也哉。念我與爾同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猶之伯氏兄也。既吹壎以倡之。仲氏弟也。則吹箎以和之。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如此。是我之與爾勢相聯屬。殆有如物之在貫者。豈誠不我知而諧我乎。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神必有以鑒爾矣。然則爾之我知。蓋亦有素者。奈何其諧我哉。

柳誦此章言其相知如是而又造謔也。上四句敘其相知之素。下深詰之也。伯氏吹壎。言兄愛乎弟而倡之。以起仲氏之和也。仲氏吹箎。言弟愛乎兄而和之。以繼伯氏之倡也。此二句須串講。不必如疏義以伯仲貼親愛以壎箎貼應和者。吹壎箎主謀國之時。一議一論。相為附和。而不拂逆。上說此便有意氣流通精神契合。若或聯屬固結之意。故曰如貫。我知謂知其謀國之忠。敬身之義也。信其非不相知。

則今日之事。必有所為而非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請詛之。斯字正指相知意看。相知何待于今日。相信何待于詛盟。若此云者。止謂面是背非。非協恭和衷之誼耳。○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孔氏疏云。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故總而言之也。周孔疏云。盟是盟將來。詛是詛往過。按此則知蘇公之于暴公事。為往過故獨詛也。集傳盟字。特因刺血而帶言之。本文用不得盟字。○上數章反覆以其不見為疑。猶有不忍絕之意。此與下章始言其諧已。而深致其絕之之詞。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邴人罔極。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覩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汝乃人也。覩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合參夫相知而猶相殘則爾之情反側其矣然亦有不容捨者彼鬼  
賊物之微幻而難窺者也使爾為鬼為賊則不可得而見矣爾乃醜  
然具一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其反側之情豈終不可測哉是  
以作此好歌叙其昔日胡為而厚今日胡為而薄以究極爾反側之  
心使知詐可以欺君而不可以逃君子之見奸可以中人而不可以  
遁衆人之議庶幾由此悔悟而于此回鬼賊之心也是歌之作而豈  
徒哉夫始則指其心之孔艱終則究其心之反側既絕之  
中有不終絕之意蘇公可謂厚于處已而恕以待人者矣  
柳講此章言其情不能掩也上四句言其情之莫掩下言作詩以究  
其情鬼賊與人相形看蓋鬼賊無形與聲故不可知爾雖逝我梁而  
不入我門雖聞其聲而不見其人而其面目固醜然視人也豈能終  
遁與好歌總不外追其始時之厚而著其今時之薄也王臨川曰此  
詩本以絕之也而曰好歌欲其悔悟乎心耳又側指諧已說既號  
為相知而復相諧便見其心之反側也蓋至此始顯焉以斥之矣

###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  
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  
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諧也示以  
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  
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  
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己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  
則醜詎固拒惟  
恐其復合也

初武王封蘇忿生以温桓王八年王奪蘇忿生之田以與鄭是  
因暴公之諧也時蘇公被讒而失國因作此詩以絕暴公王氏  
外註以大故責暴公而以長厚歸蘇公事無所考但玩本詩温  
厚和平必出有道長者之言即姑從焉可○凌駿甫曰嗟夫人  
情始厚而終薄者獨一蘇與暴乎哉彼寇與丁同在中書而丁  
卒逐寇趙與秦同居政府而秦卒傾趙大抵君子小人不容並  
立其始也小人飾貌以相親而君子每為所惑其終也小人恃  
寵以相忌而君子每為所抑鬼賊好歌萬古一轍噫處僚友者

可以鑒矣。叔季而下，安得協心體國之臣，以振墮簏之遺响，而追蕭韶讓德之風乎？

詩經正解卷之十八終

此詩見於詩經卷之十八，其意蓋謂...

